

竹取拾遗物语——九·罪人见逐唯有离去

2026-08-30 · 竹取拾遗物语 · 故事, 东方, 月都, 蓬莱山辉夜

九 追はるる罪者は去るのみ

辉夜姬来于地上十三年腊月晦。是日落雪纷扬，积雪盈尺。翌日将明，新年在即。

自前日与多纪皇女谈及难死之事，师匠已早作打算。待多纪皇女继任，便可悄然离去。

文武天皇二年，药师寺落成。多纪皇女以斋宫之职主会，礼法完璧无阙。多纪皇女于斋宫与我共度五年，眉宇间可见风发意气，炯朗目光，飒沓流星。同日，我奏表议拟可拜多纪皇女上任，并请辞，假以望隐居修行。持统上皇准奏，赐照世院于伊势神宫以西数十里。

卸任前夜，独入神宫拜殿。

跪面东壁，仰望可见八咫镜。自多纪皇女主事，拜殿由其打理，我极少前来。于是燃灯而坐，凝望幽幽镜面。

“伏乞天照坐皇太神之太前以听。”

镜中倒映，如水波微漾，波纹涟漪。少顷，御影渐显。长发正坐，颇类持统帝，一似当年才入斋宫所见。

“辉夜……照世皇女。临行前夜，欲以何事告朕。”

我颌首。

“臣女明日便卸任，特来辞行。臣女教导多纪斋王侍奉神前，至此功就。此行当归幽篁，或隐去他处。既已知地上人古今往来，更迭如流水，臣女深感悲欢离合，淤塞胸怀，堵膈心中，难以抒怀，徒增凝滞。故辞乞罪身，请归他处。”

“照世。”天照大御神命唤道。

“臣女在。”

“汝今辞行，想来不当归隐。”

我自问心中，果有戚戚。

实际往何处，我亦未决。虽道归去，其实无处可归。何况地上风物，八方人情，还远未看够。

天照大御神命颌首，俨然长幼对话，了然宠爱之色。“月都形势，朕亦有耳闻。汝可自去问八意思兼命。后事如何，可再作打算。从前曾道，千年万年，朕当待汝前行。”

有《虞美人》：

代为神女临双界。未见朱颜改。代将来者育初成，巩固紫衣篱下、筑新京。

代言代问高台对，转瞬间更辈。自援身入四方宽。行脚云游直至、世阑珊。

回到寝殿，与师匠夜谈。琴音侍奉一旁。

“方才与天照大御神命夜谈。”

我只向师匠颌首，余下诸事自明。

“姬君回来了。”

琴音低声急语，如三弦低音拨弹。“殿下。市上有可疑外人四，四处打探斋宫代之事。”

“外人？何以见得？”

“衣着打扮与本地无异，臣下听闻‘照世殿’诸言，一时兴起才远听。然而有波律可模糊感知，元是月兔。”月兔若非刻意调律，则波律细微。然而琴音有解释事物之能，敏锐于旁人，自能识得月兔波律。

“多纪皇女与外人谈及姬君之事，虽未曾道不死之事，然而其他诸事谈吐非凡，所言为月人眼线所觉。”

我自觉心中闷闷。虽然已筹备数日，却仍有不舍。多纪皇女五载修行，才成正祭，便要离去。“师匠。此时非去不可么。”

师匠叹息，旋即眼中溺爱，双目微合，嘴角含笑，以手覆于我发顶。

“公主大人。”

师匠一改地上口吻。这次第，教人以为还是月都，年幼受管束时。

“公主大人所念，是挂心地上人故。挂心地上人，则公主已非全然月都人氏。”

然后师匠眼中溺爱稍散，正色道：“月都追捕缘故，正是如此。”

我略惊：“是何故？我从不怀恨，月由美却要我死。”

“若公主与地上人有所来往，有所牵绊，则月都之玉兔蟾蜍知矣。地月本非两端，实可来往。相解而不对立，则月都上下失序，地上逃去诸神使月兔依存、日夜劳作之理无存。月都将崩，所谓‘净土’不再。”

我醍醐灌顶，胸中郁积少通，反拉手与师匠打趣。“不愧醍醐药师，如此一来真是醍醐灌顶，如登山远眺。”

师匠笑答：“何时照遍神无月之世，则无患矣。”

我再正色危坐：“如今往何处？”

“往筑紫，渡海。”

琴音插话。“殿下。臣下亦已依师匠所言，备好文书干粮、随身药材、细软之类。”

既是师匠，想来自有计谋。我不再多言。“明日见过多纪，便暗中动身。”

有《朝中措》。此调又名《梅月圆》，然而今夜无月，恰可秘谈，却不宜作词。

长衣抚地尚玲珑。传任作斋宫。爱戴不凡师表，失言走漏天工。

黑乌晦夜，启程星曜，步履匆匆。一去随风筑紫，长门须渡淤濛。

若是说与多纪，恐要自责。于是我绝口不提离去之故。

商议既成，琴音从旁起身，就要按师匠吩咐打点收拾起囊囊。行装大部师匠已关照收齐，因而想来也不费多时。

琴音晃晃兔耳：“公主殿下，有一事当以相告。自神宫离去前曾下人送来一物，传斋王大人宣于照世皇女师匠大人临行前可面呈。”说着双手捧上一绢囊。

我解绳取物，乃一折扇。上题辞画，画中窈窕女师伴笄年少女行于川上，数椿烂漫枝头。回想起来，数椿放处正是五十铃川上。

扇面以^{やぶつばき}数椿作藏头和歌一首。

やすらへと ふく風に言へど つらきかも
遥かなればや 君に届かず
断喝狂风止，恫惶心又忪。
遥遥君在处，何以达我衷？

后注：师匠教诲我独享三年，面壁追忆时，总当若临其境，甘之如饴。而今师匠请辞归隐，多纪亦才始成人，断不敢忘师匠恩泽。聊以拙歌，一咏胸怀。

临扇感怀，不知当作何言。太息良久，我问师匠：“若是饮酒，得误行程无？”

师匠应：“知道公主心中苦闷，若只饮一二杯，再过一时辰则酒醒。行程尽在掌握之中，公主喝便是。”

“师匠饮一杯否？”

“不必了。还要护公主平安。”

于是我独斟一杯天甜酒。

此时天甜酒，是酸味胜于甘味之浊酒。相传为木花咲耶姬与大山津见神所酿，上溯神代。

我不通晓神代之事，是时我还未出生。待我懂事，便已身在月都矣。

观杯中天甜酒，酒液无色，杯底清明。望杯底时，有一愁容倒映其中。今夜竟哀愁形于色。若是多纪面前，我从未有如此戚容。

相看生厌，举杯痛饮而尽。掷杯于几，方觉天甜酒入口，酸满口舌，又是难酒，直上喉头。我自幼不善饮酒，在月都时从未独自喝过，只在月读尊主事议政后，设宴之时，借机窃饮过一二。是故才饮一杯，便已稍露难色。再满一杯，复看杯中倒映时又添蹙眉，更是生厌。

我举首与师匠对视，师匠怜爱已上眼角。

“师匠。”

“有何事相告，姬君殿？”

“胸中淤塞，又不知当作何言，此乃地上污秽乎。”

“正是。”师匠以手轻抚我前额。“如今一去，当为生离死别，而多纪本当浑然不知，却以聪颖亲近，察觉一二，虽不知缘由详情，却解业果。公主有未竟之志不得继，此乃‘抱憾’。今后旅途，当有不知多少人多少事，正如多纪一般，还未相处履足，才始宏图未展，便要离去。”

腹中暖流相随，自觉眼角挂泪。眼中光景，恰似世间万物皆杯中幻影，而我欲游离世外却不得，失手打碎杯中俗世。摸索杯盏，原来并未打碎。于是不觉再一饮而尽。

酒过喉舌，方觉天甜酒虽辛酸，又有回甘。

饮酒之时琴音尚在搬运行囊，教人心神不宁。饮足二杯，更觉烦闷。我乘着酒势，问师匠：“饮罢心神更不清明，师匠便许我斟尽这一瓶可好。”

师匠又莞尔：“酒原不是安神之物。公主娇痴真教人上下无措。那便大醉，属下搀公主上车便是。”

师匠此言既出，便不再顾所饮几杯，只一味送手中杯沿入口。饮至动情，已不知所持何物。只见眼前朦胧倩影，是思兼命多谋。曾助苇原中国易主，才能改天换日，此时只守我一人频频满酌，忘我急醺。

于是天旋地转，大醉酩酊，廊门倾而复正，星野相接交错。踉跄欲倒时，忽而有臂膀相挽，扶我出门。犹犖道：“无妨无妨。”只知师匠挽入怀中，往幽暗处一坐，大概是车上。便顺势倾倒，枕于肱股酣眠。

翌日酒醒晓时，已是车马轳轳掀簸，长发牵缘挂散，而头枕师匠膝间。不觉惊呼起身，只见师匠笑颜。

解醒之后，方晓何以唯有离去。

为此身乃罪人之身故。